

作品·推开新年的门

写给旧岁 寄语新年

■周斐

2025年的最后一页日历悄然飘落。窗外的天光一点点亮起来,2026年来了。

时光如锦缎般从我们的指缝间悄然滑过,带走一整年的喧嚣与寂静。站在岁序交替的门槛上,身后是一整年的光阴,面前是徐徐展开的崭新画卷。这一刻,适合回望,也适合远眺。

过去这一年,对我而言,是一段向内耕耘的历程。外界的喧闹渐渐沉寂,内心的声音愈发清晰。在阅读、写作和陪伴家人的过程中,步伐舒缓而扎实。

阅读,是这一整年里心灵的栖息地。我时常在散文的河流中徜徉——汪曾祺先生笔下的人间烟火,肖复兴文字里的暖心点滴,李娟描绘的辽阔而静谧的阿勒泰……他们让我相信,好的文字,终是内心深处的真诚流露。

我也开始读更多传记。透过别人的生平,我仿佛进行着一场场跨越时空的灵魂旅行。看他们如何抉择,怎样度过低谷,经历过何等的光荣与寂寥。这些故事从不直接提供答案,

却一点点照亮了我内心的迷茫与困惑。

在这个信息如潮的时代,我也尝试让碎片时间变得有意义。选择一些制作精良的短视频,如心理学、哲学、历史、文化或艺术——它们像一扇扇小窗,随手推开,眼前便是不同的风景。这些短视频如一块块知识拼图,开阔了我的视野,带我跳出思维的惯性,以更多元的视角去观察世界、去认识自己。

如果阅读与学习是吸收养分,那么写作便是开花结果。经过这一年的笔耕不辍,我的数十篇文章陆续见报。有记录陪伴孩子成长时的感悟,有捕捉节气流转间的心绪,有书写阅读带来的心灵震撼,也有对身边社会现象的思考……这些文字既是内心的出口,也是个体与世界的一种联结。

这一整年里最柔软的欣喜,自然源自我的孩子们。当放下手机,加入她们搭积木的游戏;周末抽出时间,陪她们在草地上追逐嬉戏;夜晚靠在床头,倾听那些充满奇妙想象的稚语……点点滴滴的用心陪伴,

换来的信赖与亲密,远远超过预期。看着她们日渐学会自理,帮助她们解决交友中的小烦恼,见证她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为更好的自己——这种目睹生命成长与绽放的满足与幸福,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。

旧岁已去,新章将启。古有诗云:“老去又逢新岁月,春来更有好花枝”。回望过去这一年,因阅读而丰盈,因书写而清晰,因陪伴而温暖,因成长而坚实。这些积淀,使我的内心不再如随时光奔流的小舟,而似一棵向下扎根的大树,静默却安稳。

站在崭新的起点,如同在开启一场庄重的仪式。我在心中默默勾勒出新一年的图景:工作中,深耕专业,拥抱创新;生活里,安守日常,温暖相伴;在精神园地,拓展阅读疆域,尝试更从容的表达。

时间不语,却给了我们答案。愿我们带着2025年沉淀的笃定,轻轻推开2026年的大门。继续在寻常的日子里,打捞属于自己的点点星光。愿更好的自己,与更丰盛的一年,在步履不停的前行中,温暖相遇。

如果元旦有颜色

■予兮

富春江的晚风里,水上运动中心挤挤挨挨,人满为患。川流不息的人如同被暮色推上来的潮水,一浪翻过一浪。我挽着先生的手,被攒动的人群裹挟着往前走,好不容易寻到个稍显开阔的位置,站定,等一场新年的焰火。

随着“吱——”一声响,第一簇焰火划破了夜空。紧接着,红的温暖,金的璀璨,蓝的沉稳,紫的浪漫,天际光芒宛若刹那即逝的流星,点燃了寂静的富春江,映得人们的脸亮堂堂。我们身旁,有孩童欣喜欢呼,有情侣相互依偎,还有上了年龄的老人,脸颊的褶皱里,映出了焰火闪过的细碎的光。

“在你心里,元旦是什么颜色?”我突发奇想,随口问先生。声音被焰火的轰鸣声盖下。

焰火接连二连三起来,爆发震天响声。他侧过脸,在剧烈的响声中喊:“你——说——什——么?”

我踮起脚,扯着嗓子重复两遍。他附耳过来:“红色啊!就像新年焰火,热热闹闹,才是新年的样子!”

此时漫天焰火寂灭,人群开始散去,只有浓烈的火药味在晚风里飘荡。方才的喧闹转瞬即逝,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稀疏的脚步声和笑语声。我笑着拿手肘戳了戳先生:“没

创意,大多数人都觉得是红色。”

“那你说是哪种颜色?”

没有等到我的回答,他便不再坚持。

晚风裹挟着富春江的水汽,一层层漫上来,穿透厚厚的棉衣,沁入肌骨。此刻,江面褪去了白日阳光笼罩的浅绿,也不像是雨天雾气迷蒙的淡灰,逐渐显露它原本的底色——不是深海那般厚重的蓝,也绝非盛夏草木般葱郁的绿,是那种淡淡的凝练的青,似被月光淘洗过,随着水波微微荡漾。先生紧紧牵住我的手,沿着江岸往前走。他掌心的温度蔓延上来,驱散了凛冽的寒意和耳畔呼啸的风声。

我们朝灯火阑珊的地方走去,与喧嚣的人流越离越远。

“青色,”我说,“在我心目中,元旦是青色的。”

《说文解字》曰“青,东方色也。木生火,从生、丹”,在青色中藏了欣欣向荣的生发之意。《荀子·劝学》亦云“青,取之于蓝,而青于蓝”,是在历经淬炼后得到重生与超越。青色,介于蓝和绿之间,比蓝色多了分柔和,较绿色添了抹冷静,仿佛春日高远的晴空,通透,安宁,开阔,让我在无数个黯淡无光、郁郁寡欢的日子里,反复生长出新的希望和勇气。

回顾过去一年,年初时曾在计划本上列了长长的清单,豪情壮志地做了一年规划,结下的果实却寥寥;曾暗下决心要达成的目标,却因中途途外的波折,尚有不容忽视的差距;还有那无数个深夜里辗转反侧的构思,无数次坐在电脑前的抓耳挠腮,最终删删改改多次,不过酝酿出一些散帚自珍的小文。

时光是残酷的。它总能无情抹平人的诸多心血、努力、执念,告诉你并非所有耕耘都有收获。但它又是慈悲的,悄悄留下了一些温暖的馈赠。我永远不会忘记,草坪婚礼上先生手持捧花向我款款而来那一刻的雀跃与欣喜;每一个辛勤笔耕的深夜里母亲默默为我热好的中药;每个平淡无奇的日子里收到公婆从远方寄来的吃食和礼品;还有那些不期而遇的惊喜与感动……正是这些生活中不时涌现的温暖,让我更加读懂了“青”的含义——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鲜亮,而是经历岁月淘洗后的坚韧力量,它青得谦卑内敛却不卑微退缩,青得含蓄丰盈而外柔内刚,它青得纯粹,青得持久,青得丰饶;它让我们在所有琐碎的日子里,长出生生不息的韧劲和诗意,让我们在摒弃了一切陈旧的热闹喧哗后,重归于迎新的沉静和从容。

一年四季

■谢正义

又是一年四季的轮回。站在新年的门槛,人总要回头看看。看看走过的路,经过的事,像收拾一年到头的收成。

我的春天,是在阳台上“化”开的。几盆再普通不过的茉莉和月季,惊蛰前后就开始忙起来。松松土,修剪枝,看那些枯褐的枝桠上,怎样冒出来粒般的芽点,又一日舒展成叶子。这过程静悄悄的,却带着一股子蛮劲。侍弄它们的时候,心思是空的,只跟着日头挪动花盆。这种“空”,大概就是史铁生说春天像个“张扬的少年”时,心里那份天真的专注吧。

春深了,花都开好,热闹是它们的,人就开始盼一点凉。我的清凉,在夏天的海边。

夏天的海,性情最分明。清早去赶海,潮退得老远,露出一大片湿漉漉的沙地。拎个小桶,不为挖多少蛤蜊,就贪图那一望无际的空旷。这时的海,像个沉默的智者。等到午后,尤其入了伏,它就换了脾气。海水吸饱了日光,蓝得发稠,浪头也懒洋洋的。找片树荫坐着,看白花花阳光在沙滩上跳,看孩

子们追着浪尖叫,时间仿佛被这炽热的光焯住了。人散在堤岸上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觉得自己也成了这片盛大晚照里,一缕自在的风。

风里透了凉意,天蓦地高起来,湛蓝,疏朗,秋天真的来了。

秋天是拿来吃的,也是拿来品的。味觉上,是小院葡萄架下那一嘟噜一嘟噜的紫,是街上新炒栗子混着烤地瓜的甜香。视觉上,却像一场盛大的幻术。头一场霜来时,山只是微黄,像透光的麦田;再一场霜,便像戴了红黄相间的毡帽。前几日看见一棵无患子树,叶子真是一半绿,一半黄,黄绿交错着,倒像了那句“最是橙黄橘绿时”。这变化是静默的,却也叫人惊心。看着它们,你会觉得,原来衰老也可以如此壮丽。

最后一片斑斓的叶子归根时,冬天就拉起了雪白的帷幕。

我是爱雪的。家乡的雪矜持,落下来也疏疏的,带着试探。可只要见了雪,我必定要出门去。踏雪不为寻梅,就为听那一声响。踩在新雪上,“咯吱”一声,干净、利落,是冬天独

有的语言。天地素净,平地里熟悉的街巷屋舍,都被这白软软的雪覆住了。万物像在沉睡,连光秃秃的树,也只剩下骨格般的枝桠。它不美,却真。这很像人生的某些阶段——卸了许多装扮与负累,反而露出了生命的本相。

四季走完一轮,新的一年就在眼前了。

站在这个门槛上,回想这一年,记得清的,是春日午后晒在背上的暖,是夏夜海风吹拂耳畔的微风;是秋天第一口新米粥的糯香,是冬天清早扑进窗里的那股寒气。从前计较的,如今淡了;从前忽略的,如今珍重了。这大概是岁月给人最朴素的馈赠。

良辰美景不在远处,就在这四时流转的寻常里,周而复始。告诉我生活的趣味,或许就在这“经过”本身:全身心地,经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

窗外的天,完全暗下来了。远处,零星的鞭炮声响起,我挽了挽衣襟,心里很静。2026年,你好。新的四时轮回里,总有不慌不忙的风景,等着我去走走、去品尝。

告别与迎接,把新年当成雪

■韩浩月

前段时间,在电影《山河故人》十周年重映那天,北方多地下起了雪。演员赵涛出演的角色,在电影结尾时有一场在雪中跳舞的场景,这一幕在影片初映时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,十年后再看,仍能被触动。有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模仿赵涛在雪中跳舞的视频。当初看《山河故人》,觉得影片里想象的2025年,是个遥远的年份,如今这个曾经觉得要经历漫长等待才能进入的年份,也已成为过去时了。

雪,从电影院的银幕里,下到城市中的街道上。一切宛若常年:气象预报宣布降雪的具体时刻;网友集体盼雪,有人清晨起床第一件事,就是打开窗子想看看下没下雪,有人抱怨同样是北方城市,为什么被雪“放了鸽子”……终于,最早看见细小的雪粒挂到窗玻璃上、落在阳台上的那批人,第一时间发了朋友圈,营造出了欢腾的气氛。好在,2025年岁末现实里的雪,下得比朋友圈中的“雪”要大。名副其实的雪,让人得到快乐的同时,也得到一种确定感。

要怎么才能回忆起这一年来走过的路,去过的地方、见到的人、有趣的事?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。年轻人记忆力

好,一年四季,寒来暑往,快乐悲伤,对他们来说都是清晰易感的,想要让他们脱口而出一年来最有价值或最有意义的事物,不是难事。对于时光和岁月,年轻人是有发言权的,尽管许多时候他们沉默不语,但一切盛开的、缤纷的、美好的事情,只有通过他们之口被说出,才格外有意思呀。

记不太清2025年发生了什么,也没关系。时光匆匆,如窗间过马,知道有匹“马”翩然而过就是好的,若是想看清楚一些,有的是技术和手段——慢倍速回放,查找照片与视频文档,翻阅日常记录,从电子日历上寻找提醒,或从电子笔记本上查看大事记,调取旅行软件上的机票订单,核对购物软件上支出清单,打开文件夹里排列整齐的文档……通过这些方法,会让“快闪”般过去的一年,重新以“天”为单位,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铺陈开来。想要保留哪些格子,想要删除哪些格子,主动权在自己手里。要多记得那些填满开心的格子啊,不管它们在一年当中所占比例的高低,有一个算一个,找齐了,串起来,记心里,带进下一年去。

每临岁尾,诸多关键词里,常有一个“告别”。只是年末的“告

别”,和一年其他日子里的“告别”不一样,别的时候的“告别”,多少带点惆怅,年终的“告别”,因为包含了“辞旧迎新”的意思,而给人一种希望感。这样的情绪,并非个体的,而是在文化与情感层面,所有人共同拥有的。因而,每逢跨年之前,人们总是要相互鼓励,“往前看,别回头啊”。说不回头,哪儿有那么容易,人总是走着走着,即便无比克制,也忍不住要偷偷回头看一眼,看,也是为了终结那点遗憾。

2025年底的雪,之所以被那么期盼着,是因为漫天飞舞的雪花,以及雪落之后安静的大地,处处蕴含着明示与隐喻。雪如同一双超级大的大手,一年来的尘埃与疲惫,被雪来回舞几下,便被清扫一空似的。雪的白,虽然单调,但干净、纯洁,可涤荡尘嚣,可清洁内心。经此一轮回雪后,人们有些满足,又有些不甘,还盼着不久之后,再有一场雪来,最好配合着合适的日子,有仪式感,有纪念意义,若是一个好日子遇到一场好雪,便是人间得意事。

2026年的新日子,已扑面而来,就把那些日子当成雪吧,去感受轻轻落在脸上、身上的它们,感受那数不清的清新祝福。

一年年在读书中自新

■钱红莉

时如白驹过隙,又挥别了一年。

忙碌而充实的一年,无非奔波于家、单位、图书馆之间。黄昏时分,总有一个着急忙慌的身影匆匆自大楼出,骑上小电驴,往图书馆飞奔。不过是赶在关门之前,将书还掉。

世间图书如山如河,总是照见个体生命的孱弱渺小,倒也愈发求知若渴了。一年吞吐书籍无数,眼前世界一重又一重起了簇新之气。以往盘桓于中国典籍,2025年有意识转向异域作家,落脚点不外乎日记、纪行等方面。这一年至少读了近三十本日本近现代作家作品,井上靖、向田邦子、武田百合子、新井一二三、辰巳芳子、伊藤不吕美等。深深折服于伊藤的生命知觉——始终关照个体生命处境的她,将生命的衰老、父母的离世等话题在《闭经记》《初老的女人》《身后无遗物》等书中和盘而出,极尽坦诚之心。这也是每一生命个体需要参与的生命课题。以伊藤的文字为镜,我慢慢观照自己并学习直面衰老的来临,并时刻警醒着保有个体尊严。衰老,并非意味着身体的崩塌,而是生命到了另一层境界,也是一种精神的重建。

睡眠愈发少了,凌晨四点半准时醒来,摸出老花镜。万籁俱寂的夜,一灯如豆,书页被翻动的微响,何尝不是命运给予初老之年的礼赞?每一日,天都会亮,我们如常醒来,不必抱怨什么。这一年中大日子,似活在“明月来相照”的心境里。这同样得益于阅读的滋养,令一颗心逐渐宽厚。一步步迈得稳,天地骤然宽阔起来了。

2025年底,又发现一位宝藏作家保罗·索鲁。1986年,他自欧洲出发,随众人一道坐火车漫游中国,队友来自世界各地。他一路游离状,不曾吐露自己的作家身份。短暂停留波兰、前苏联几日间,遇见的当地人总是求他换美金。离开波兰前,当地货币未花尽,他寄了一万给火车上邂逅的带小孩的波兰女子。火车行经新西伯利亚市,他不动声色在火车上听着团友们纷纷议论保罗·索鲁旅行书中的内容……文笔冷静克制,极尽趣味。这本书叫《在中国大地上——搭火车旅行记》。保罗·索鲁这本书,让我的生命倒

流,作家代替我观察到1986年的广大中国。当时,对于蛰居乡下的我,这本中国散文集散发出格外明亮的光彩,屡屡呈现出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中国。

自此,整整一年,坐在家里的我,分别跟随赖瑞和、井上靖、保罗·索鲁、拉斯洛等作家学者切切实实地旅行了一趟中国。借助他人的视觉,以母语为桥梁,重新审视一遍中国的山水与文化,从而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。

武田百合子也是值得一说的。本是家庭主妇的她,平素给身为作家的丈夫抄抄文稿送还邮件。一日,在丈夫鼓励下,拿起笔记录居山生活,不曾想,丈夫去世后,三卷本日记发表出来,引起轰动。同样是源于真诚,以及擅于发现自然万象之美的一颗心,以日记体打动过无数人。从百合子身上,似乎窥出写作的奥义,实在无他,不过是随心而出,带着一颗真挚的心便已足够。

手边正读着的是美国作家怀特的一本随笔。作家关怀着一草一木,是最切身的琐碎生活。或者去远方买来三只小鹅雏,看着它们一日日长大、恋爱、孵蛋的过程。文风简洁清新,也并非宏大叙事,却一笔笔柔肠情深。这也是平凡生活的扎实根基。文笔的平实自然,才是最可珍视的,也最可贵。怀特晚年作品了,正是凌晨时分,他伫立门外望一轮明月深感异样。赖先生躺在内蒙草原帐篷里静听雨声,并深刻感受到自己睡在祖国的大地上,以及他到西安那种了然于胸的熟稔感。我太能共情作为一位主修唐史专业的学者,对于汉唐文化澎湃的热血。

读保罗·索鲁的过程里,也参差着读了纪德的《冈果旅行》,是民国时期的译笔,有一些古典的韵味在。

井上靖的《西域纪行》,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,同样是借助异域人的眼光重新打量我们的西域文化。井上靖一生27次访问中国,曾到新疆、甘肃等地实地考察,对中国感情深厚。著有以西域为题材的作品《楼兰》《敦煌》等系列小说,以及《丝绸之路纪行》等。

除此,以他者的目光看中国,还有一本出自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拉斯洛之

手。是从各种渠道,将他旅行中国的这本书听完的。不同的叙述角度,令古老中国散发出格外明亮的光彩,屡屡呈现出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中国。

我们热爱读书勇于自新的一生,何尝不是另一种拜天求悟的过程?我们每个人均在悟道的路上,不断成全着自己。

旧年尽,新岁来。除了徒添白发与皱纹,我们还增长了智慧啊,一日也不曾虚度过,想起来都是值得感恩的事情。

每一个新年,总要去听一听卡拉扬指挥的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,伴着欢快的节拍,和煦的乐章,纵然独居陋室,我也是那个记得为自己鼓掌的人。

